

# 怀旧乌托邦与治愈系影像缔结同盟

——评电影《灌篮高手》

崔辰

电影《灌篮高手》上映一周，一记清晰的投篮声“唤醒”了一帮昔日粉丝，无论票房还是口碑都名列经典漫画改编电影的前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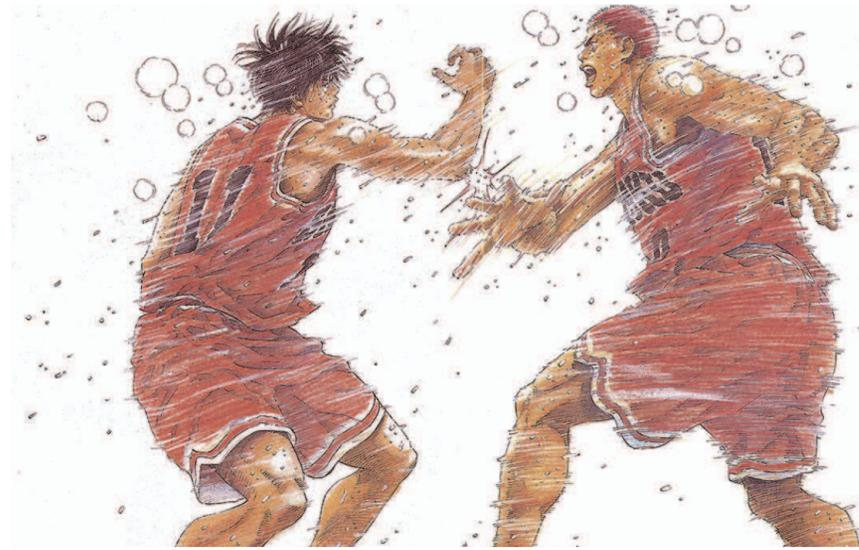
日本漫画家井上雄彦以高中篮球为题材绘制了《灌篮高手》漫画，1990年在《周刊少年Jump》中连载，之后在数个国家和地区发行，和《足球小将》《棒球英豪》一同被誉为日本运动漫画三大巅峰，单行本发行量达到250万册。改编自漫画的动画剧集在1993年开播，共101集。

当年手捧漫画书，在电视机前受到篮球启蒙的青少年们期待的湘北-山王决赛，等待了20多年漫长光阴终于成为电影中的现实。如今几乎已成中年人模样的他们走进电影院，仿佛走进奇幻的穿越门，产生了时光转换的奇迹，曾经少年的自己和青春的友人，触手可见。这也是所有漫画IP多年后制作成电影的梦想效应：让曾经的粉丝回到电影院心甘情愿为情怀买单，感动他们，满足他们。然而，之前任何一部动画片的剧场版诸如《哆啦A梦》《名侦探柯南》《海贼王》等虽然都推出了大电影，但都不如此次《灌篮高手》的上映如此火爆。观众为何情怀买单的效应何在？此类电影如何制作能更加稳、准地击中观众的内心？

## 怀旧电影的本质及乌托邦效应

《灌篮高手》大电影的本质是一部怀旧电影。当年漫画和剧集在中国首次传播正值80后、90后的青少年时期。它甚至成为了篮球爱好者的运动启蒙片：热爱打篮球的、热爱看篮球赛的，以及把漫画剧中人物和现实中的自我进行对应从而产生深刻链接，《灌篮高手》已经融入了很多人的直接或间接的人生经历。同时，观众对重制电影的期待体现了他们对“乌托邦”的幻想与逃避现实心理。

哲学家本雅明在其论著中说过一个“历史天使”的意象，“保罗·克利”的《新天使》画的是一个天使看上去正要



樱木花道与流川枫的“世纪击掌”，是《灌篮高手》中最经典的画面之一

从他人神注视的事物旁离去。他凝视着前方，他的嘴微张，他的翅膀张开了。人们就是这样描述历史天使的。他的脸朝向过去。“历史天使”保持一种向后观看的状态，这样的譬喻对怀旧电影的意义在于构建了一种凝练的想像：望向过去、企图复原过去即是一个怀旧的动作，保留过去的原貌终究也只是个想像的目标，因为天使无法在原地停留，仍待唤醒的碎片也愈积愈多，而狂风又不可抗拒地将他吹向未来。以今日《灌篮高手》的上映为坐标，看相隔27年的“灌篮高手”的起始阶段。过去是可以洞察的，童年和少年的印记依旧清晰。未来和现在却是面目模糊难以把握的。迅猛的现代化的进程使一切都变得急速。天使面向过往，背对未来的姿势使得过去的一切犹如缤纷的碎片不断升高，他向未来倒着飞去，

但始终看到的是过去。批评家詹姆逊在关于怀旧的论述中曾说过，“怀旧是一种热切期盼自我能够放逐于时光之中，异化于一个去除历史负担的现世。”怀旧电影创造了一个崭新的乌托邦，为忧愁的主体提供一个疗伤之地。詹姆逊认为，在后现代无时空感、平面化的状态中，怀旧影像不过是一连串由音乐、时尚、发型、车辆造型等设计而成的消费品，以供受众消费历史光影。但对于《灌篮高手》的观众来说，二三十年前的昔日影像之所以如此吸引他们的内在原因，不仅是因为对昔日时光的唤醒，还在于影像中昔日球场内人们投入的情感、忘我打球的状态让他们暂时脱离了多元化现实带来的紧张和焦虑的情绪，在融入怀旧影像创造的历史乌托邦的同时，也在想象中创造了一条通往过去美好时空的通道。在两个不同时空之间，达成的情怀

消费创造了一种特殊的历史质感和在场感。

## 成长问题的治愈式解决

虽然《灌篮高手》最早的剧场版在1994年即上映，但此次电影版的《灌篮高手》，是漫画家井上雄彦自编自导的作品。这部电影，相当于井上雄彦给当年粉丝的一封信。

如何不伤害观众多年怀旧情绪累积起来的厚重期待，避免让电影成为一部即兴和刻意讨好的作品。又让他们看到新的东西？这是所有漫画剧集IP呈现为电影版时创作者需要考虑的问题。

井上雄彦理解粉丝对《灌篮高手》中人物的情感：如果不能让他们在离开电影院的时候，带着一种兴奋满足又有点感伤的情绪，那电影就是失败的。之

前《哆啦A梦》的大电影《哆啦A梦：伴我同行2》中采用了成长的视角：成年的大雄和静香即将举行婚礼，大雄却因为恐惧选择了逃离，哆啦A梦让他面对成长这一现实并接纳。

井上雄彦同样在《灌篮高手》的剧本中纳入了成长议题，但并非《哆啦A梦》电影中主要面对的成年人困境和压力，而是回到当年的湘北五虎时期，挖掘少年们在面对人生挫折带来的困境和以篮球运动为借力达成的突破。

电影叙事视角中最突出的变化是选择了五个人中的宫城良田作为叙事点，而不是更有气流的流川枫和樱木花道。宫城的身高在篮球队中处于弱势，需要高度的敏捷和反应来补足劣势。同时，除了篮球场上的比赛，另一条重要的情感叙事线是宫城失去哥哥后，一直在创痛的愈合过程中，哥哥去世后，面对母亲的失落和痛苦，宫城内心始终怀有“我是不是不应该来到世界上”的想法，并带着这个十字架生活在情感的桎梏之中。而对于宫城来说，篮球是他获得治愈的关键力量。在电影中，宫城母亲因为丧子而产生严重的创伤后遗症，以至于她常常忽略了宫城的内心世界。对这一角色的刻画也促使银幕前为人父母的观众去警醒，在经历了重大挫折之后，对痛苦的接纳和保护身边人。电影中，被学生称为“老爹”的安西教练是一个富有治愈效应的人物，他强调的哲学是，不到最后，不要认输，否则输掉的不是比赛，而是人生。

电影中比赛和情感治愈两条线同时并进，重要的不仅是不服输追求胜利到最后一刻，而且是普通人经历创伤后的成长，显然，已经年过50的井上雄彦认为这才是真正的荣誉。

## 体育电影的类型化和视觉效应

作为一部体育类型电影，只有类型化的部分发挥出色，《灌篮高手》才能在

原有受众的基础上吸引到更多的新受众群体。篮球并不是一项特别适合大电影表现的运动，更适合漫画和多部剧集。因此体育电影中篮球电影是极少的，如果拍摄不佳，不如去看NBA的比赛集锦。

对于井上雄彦来说，最难的是作为漫画师的他如何熟悉电影的蒙太奇。漫画的画格大小是可以调整的，从而影响到读者观看的速度和情绪，但电影画面却基本都是满格的。其次动画电影和漫画的节奏也完全不同。

在体育电影的完成度方面，《灌篮高手》做出了努力，成效也可见。其中之一，制作方将3D建模物体渲染成2D色块，使得3D透视的模型看起来有2D的效果。湘北对决山王的比赛场景采用了当下电影制作经常使用的动作捕捉技术，360°全方位的摄影机，在不同的位置拍摄球员打篮球的动作，再通过动作捕捉技术应用到CG制作的画面中，这使得运动的镜头更为流畅和富有动感。

为达成类型的完成，《灌篮高手》还在某种程度上完成了去日本化的情节，让电影的篮球节奏带来的激情尽量被不同文化的观众所接纳。原剧中一些日本化的元素都淡化处理了：诸如日式庭院元素和围绕角色身边的日本游戏等细节。同时，原先故事中复杂的人际关系也尽量精简，让观众随片中比赛的节奏而投入情绪。

另外在电影视听语言上突出的是，影片通过“最后一分钟营救”蒙太奇制造的压力和悬念，配合现场比赛的画面节奏动漫式处理达成了对“时间”的掌控。导演把最后投篮的瞬间时间拉长，把之前快速的篮球传递变快。尤其是最后一球的投篮刻画，观众可以体验到整个电影院瞬间进入鸦雀无声的状态，作为一部体育电影，它是合格的。但因为和漫画的节奏感的出入以及剧中人物绘制的变化，观众贬褒也难免不一。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电影电视系副教授）

# 热播剧中的罗曼蒂克演化史

关于《初恋》与《爱情而已》

姜瑀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无论历朝历代的经学家理学家如何微言大义论述“后妃之德”，作为芸芸众生的我们依然更愿意相信这《诗经·国风》的第一首就是情诗，我们相信自己与两千多年前的普通男女分享着同样的来自于爱情的苦恼：“求之不得”时“辗转反侧”。爱情似乎成为了人性中最恒定的部分，成为了所有个体的最大公约数。或许正是因为如此，近半年来两部截然不同的爱情题材电视剧——日剧《初恋》和国剧《爱情而已》才吸引了许多意料之外的观众。然而，我们究竟是亲身体验了爱情的况味之后才懂得了关于爱情的诗篇，还是由于耳闻目睹了爱情故事才习得了对于爱情的向往？

## 现代爱情的谱系

个体经历的差异会带来不同的答案，但社会学家着眼于整体，则毫不含糊地认定：爱情早已成了一种符号、一套话语，是符号和话语鼓励人们塑造相应的情感。

德国社会学家尼克拉斯·卢曼在《作为激情的爱情：关于亲密性编码》一书中，描述了中世纪的理性爱情。17世纪下半叶古典主义激情爱情，最后在19世纪发展为浪漫主义的欧洲爱情谱系学。在这个漫长的演变过程中，爱情越来越脱离非人格性的要素，向着人格性关系靠近。简单地说，人们不再因为身份、阶层、财富、美貌等相爱，而是因为个体的内在性、独一性相爱。与之相关，爱情便具有了自我指涉性——为爱而爱，爱以自身为标准。将创作于18世纪末的《傲慢与偏见》和创作于19世纪中的《简·爱》稍加比较，不难觉察其中的差异。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与两千多年前辗转反侧的淑女君子分享的或许是同一种情绪，却并非同一种爱情。对了，甚至连“爱情”和“恋爱”这样的词语，进入我们的语言系统也不过一百年。拥有了某个词语，便拥有了与之相对应的观念，中文世界便也随之进入了浪漫主义爱情的谱系。直至今日，无论我们是认同门当户对，还是实践一种开放性关系，“浪漫爱”的核心要义都不曾发生改变：爱情以自身为标准，并与自我合而为一。

## 《初恋》：罗曼蒂克1.0的极致

回到《初恋》与《爱情而已》。所以说两部剧截然不同，正是因为二者既同在“浪漫爱”的种属之下，又各

▼日剧《初恋》显现了罗曼蒂克1.0的要义，即由对抗性而产生的超越性



自代表了罗曼蒂克1.0与2.0的最新版本。

“那么土但又那么好看”，是观众对《初恋》的共同体验。《初恋》的土，土在核心情节——“没想到日剧走出半生，归来竟然是车祸失忆”。当我们在吐槽韩国偶像言情剧绝症车祸失忆三大法宝的时候，或许并未意识到这恰恰是罗曼蒂克1.0的世俗化版本。

罗曼蒂克1.0最初是一种典型的“宏大叙事”。宏大的背景或巨大的障碍在故事中作为强有力的既定秩序存在，爱情则作为一种激情和冲动，构成对既定秩序的挑战。与阶级差异对抗，爱情产生自由平等；与肉体死亡对抗，爱情产生记忆永恒。由此，爱情也获得了超越性的价值。罗曼蒂克1.0的要义也在于此：爱情并不通向“幸福”，因为对抗性和超越性在很大程度上本身就意味着对幸福的放弃。当战争、阶级这样的大词隐没，绝症车祸失忆便成为了个体生活中的“灾难”，是爱情必须与之抗争并产生价值的途径。罗曼蒂克1.0世俗化版本的超越性削弱了，但依然保留了爱情的对抗性。

《初恋》的情节推进建立在女主人公野口也英车祸失忆的基础之上，没有车祸失忆也就不会有分离和重逢。然而，也英和晴道的爱情，尤其是两人在20年后人到中年的再次相爱，对抗的却不是灾难事件本身，而是这一事件影响之下的人生。



▲职业网球手和职业经理人的身份，让《爱情而已》中男女主的个体成长相辅相成

由于车祸失忆，也英在双重意义上过着匮乏的人生。她总是隐隐约约地感到自己因为遗忘而丢失了重要的东西，她知道自己喜欢飞机引起的噪音和震动，但不知道喜欢的原因。这是抽象意义上的缺失。在这本就有所缺失的生活里，她经历了不幸的婚姻，因为经济困窘不得不放弃孩子的抚养权，并持续过着拮据劳累、单调孤独的出租车司机的生活。这又构成了具体的匮乏。在这种黯淡的匮乏里，一碗美味的那不勒斯肉酱面、去天台台用望远镜观察火星，构成了一种兴奋的亮色。同样的，被迫离开也英，又由于受伤从空军退役，成为大楼保安的晴道的生活，也由按部就班的乏味与难以忘怀的遗憾构成。

在这个意义上，那一段初恋对于也英和晴道来说——无论其记忆是模糊的还是清晰的——都构成了“另一种生活”。二人的重逢，二人对各自爱意的觉知，指向的也是对热情、饱满、自由之生活的再次追寻。当爱情让他们重新获得真诚和勇气，便无需通过关系的建立而达至圆满。也正是因为如此，也英在明知道晴道已经有未婚妻的情况下也要告白，而晴道在听见告白时却选择了告别。在这里，罗曼蒂克1.0的要义再次显现，即由对抗性而产生的超越性。在爱情的宏大叙事早已退潮的当下，这样的浪漫便显示出极致的、纯粹的，或许也是怀旧的浪漫。

## 《爱情而已》：罗曼蒂克2.0的新变

相较于“浪漫”，我更愿意将梁友安和宋三川的爱情描述为“甜蜜”，这也正是罗曼蒂克2.0区别于1.0的关键。如果你看过冷门爱情片《沉静如海》(2004)和玄彬孙艺珍CP成真的《爱的迫降》(2019)，为二战时的德国军官与法国女孩哭过，为朝鲜军官与韩国财阀小姐笑过，那么你大概率能够体会“浪漫”与“甜蜜”的区别：相较于“浪漫”，“甜蜜”与“幸福”的距离更为接近，这里存在的不仅仅是悲剧与喜剧的差异。

“幸福”通常与稳固、充足、完满联系在一起，因此一般意义下的幸福是通过顺应而非对抗社会秩序和文化习俗来获得的。在这样的前提下，罗曼蒂克1.0由宏大叙事制造的对抗性超越性必然隐退，日常有着更为务实的精神气质和更为日常的审美趣味。由此带来的显著特征，一方面是叙事上爱情与个人成长的相勾连，一方面结构上通常具有清晰可辨的结局。同时由于“幸福”和“成长”本身就很容易被归结为“成功”，罗曼蒂克2.0也就很容易从恋爱小甜饼演变为爱情大爽剧。《爱情而已》的成功则恰恰在于它的“成长”和“幸福”始终与“成功”保持了巧妙的距离。

《爱情而已》的巧妙，首先在于选择了

网球。没有哪种对胜利的追求，能够比竞技体育来得更为简单纯粹。因此剧中对“赢”的表现可以被提纯，从而避免了滑向“慕强”。同时，由于网球是一项职业运动，宋三川作为职业网球手和梁友安作为职业经理人，二人的相识相知相恋在逻辑上才是可能的。如果将网球替换成通过省市国家体育队的机制培养的运动项目，那么宋三川甚至无法获得完整的个体身份，又如何能够进行一场完全自由自主的恋爱。通过网球，剧集展现了竞技体育最美好的部分，同时也使宋三川成为了一个确实值得被爱的温暖的人，即使他最后没有成为一个“成功”的运动员。

也正是因为职业网球手和职业经理人的身份，让两个人的个体成长之路既相辅相成又彼此独立。梁友安可以替宋三川挡住比分牌，却没有办法替他上场比赛；宋三川可以通过外卡赛的胜利让俱乐部一夜成名，却没有办法替梁友安拓展业务商场斡旋。因此，梁友安和宋三川不是互相救赎——救赎过于沉重，容易将情感的动态平衡固化为道义恩情，二人始终只是彼此陪伴，互相懂得而已。

当然，宋三川的“好”也是剧集被称为“爱情科幻片”的根本原因。搁置弟弟人设的乌托邦属性不谈，“姐狗CP”通过“姐弟恋”的特殊性，探讨的却是亲密关系的普遍性问题。32岁的梁友安自然有年龄焦虑，但并不大，比自己小10岁的弟弟闯进她的生活，年龄才成为问题。但梁友安的担忧并不在于自己的衰老，而在于十年阅历差距必然带来的成长速度的不同步：此刻他喜欢的部分都是那十年时光带来的，那么十年以后呢？乍眼一看，这确实是姐弟恋的最大问题，但仔细一想，每个人的成长速度实际上都不会相同，男大女小又或者同龄情侣便不会因此分道扬镳了么？归根结底，亲密关系的风险性就是人的未知性。当婚姻纳入了爱情，而爱情又与自我相伴相生，现代爱情便注定成为一场冒险。

自然，在这个本身就处处高风险的社会里，规避风险也是人的本能。因此梁友安和宋三川确定无疑地走向了婚姻，而也英和晴道也终会在冰岛的小镇机场相遇并重拾青春时的梦想，成为机长×乘务员的“空中CP”。甚至连也英的儿童小舞，也要成为音乐新星与舞者小诗一起全球巡演。罗曼蒂克1.0与2.0，终究还是要要在“圆满”与“成功”之中汇合。但网络仍然赋予了我一种自由，让我在《初恋》第八集的末尾，在飞机起飞的轰鸣声中，在宇多田光的歌声中，在也英伴随着如潮回忆落下的无声泪水中，轻轻地按下关闭键。

（作者为中南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讲师）